



首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交流稿选登(四)

坦荡正法修炼路	2
学好法，在法上认识法，是坚定正念的关键	5
正法修炼之路	13
一位企业领导走过的证实大法之路	21
四年如一日 天天讲真象	25
小弟子的选择	30

有能力学习，但坏人却不给我上学的机会。母亲被分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我一个人在家里，承受着难耐的孤独和寂寞，每当人心翻出来，心理不平衡时，我就想起师父《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中说：“修炼是最对的事情了。”再说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许5年前我就不在人世了，自己对大法的坚信，是师父的加持，使我从迫害中走过来了，从未向邪恶妥协，从不配合邪恶，没有留下任何污点。但比起那些被非法劫持在魔窟中做苦役、受酷刑的大法同修们，我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虽然我现在还有争斗心、嫉妒心等这些没有修好的地方，但是我会精进实修，每天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回顾自己5年多的修炼、证实法的经历，感觉就象一瞬间。可是这5年中，我承受了超过这个年龄能承受的痛苦和魔难。10岁就非法被抓、被非法关押、非法审问、非法监视、剥夺上学权利，也亲身见证了江氏流氓集团的无耻和邪恶。每次被非法关押，邪恶总是想从我身上打开突破口，我什么都不说，他们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把我送到少管所，把我母亲送到劳教所，我说：“你们说了不算！”最终邪恶什么也没有问出来。

我还想写出对迷中人的体悟：我爸曾视我为骄傲，不知道怎么宠我才好，可自我修炼大法遭受江氏集团迫害以后，他变

了，遗弃了我，从不问我的生死，不给我钱。校领导曾那么欣赏我，却在江氏集团的谎言蒙蔽和高压下拒我于校门之外，真是人生无常。师父已经给我们讲的那么明了，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人心和执著呢？

最后，谨以自己写的一首小诗献给师父：“师父慈悲下凡间，大法弟子一线牵，精进实修快回归，玄妙岂是人能言。”

坦荡正法修炼路

文/湖北省麻城市大法弟子 晓慈

1999年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首先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一定是检验大法弟子能否圆满的大考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压力有多大，我一定要坚修到底！正因为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环境，我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但由于当初不懂得什么是正法修炼，所以对邪恶的无理伤害只是一味的承受，一味的向内找，却不去辩解什么，炼功也改成偷偷的炼了。就这样的过了一个星期，我感觉不对劲——师父在《证实》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做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当我悟到之后，我就开始跟周围的人讲大法是怎么回事，我炼功的亲身体会和我父母炼功以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的故事。慢慢的周围的环境改变了，当面攻击大法的人也少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大法，我每天早上到职工宿舍门口前的大石墩上打坐炼功，这样全公司的职工都能看得到。这样做效果也很好，再也没有人反对了，以前非常反对的一个保安班长得了乙肝离开了公司。

我在上海一家台资企业打工，没有任何功夫友跟我接触，也看不到明慧文章，每一步怎么走全靠自己悟，但就是凭着对师父

和大法的坚信，我还是闯过来了。

为了向更多的人讲清真象，我利用空余时间写了一些真象文章然后拿到打字店去打印、复印，然后自己出去散发。后来我又觉得这样做收效太小，师父被谣言恶毒诽谤，做为弟子应该为师父鸣冤，于是我又决定去北京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

当我决定辞职要去北京的时候，很多同事都来劝我，叫我不走，说去北京没有用，政府不会听你的。但我决心已定，谁也阻止不了，还是把辞职报告交上去了。我知道去北京意味着什么，为了把大法永远带在身上，我每天下班就抓紧时间背《转法轮》，终于在临走前把《转法轮》背下来了。公司经理看了我的辞职报告后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觉得去北京有用吗？”我回答说：“不管有没有用，我必须得尽我的心。”他又说：“那你就别辞职了，我给你办停薪留职。”我答应了。临走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讲了大法真象和我去北京的原因，最后我又写了一句：“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还会来公司上班。”

2000年12月5日，我和父母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当时广场有很多的警察，还停了好几辆警车专门抓捕大法弟子。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大法弟子不断的站出来高举横幅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但是只要他们一站出来，

们把我们送到驻京办，再命令单位接回，回厂后被非法拘留了15天，掠夺现金1600元，释放后被非法监视长达半年之久。

同年12月中旬，我和母亲冲破监控，再一次去北京，我们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打开横幅，和平请愿。刚踏上天安门广场，就被恶警强行带上警车，早上十点，送到天地分局，已有近千名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劫持在那里的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几个月的婴儿。我们在一起背大法、喊“法轮大法好”；没来得及打开的条幅，在这里一条条打开。大法弟子的纯正、祥和、慈悲和面对邪恶无所畏惧的壮举，让我感动的泪流满面。

上午11点左右，不报姓名的同修，被分流到不同的地方。我和母亲被送到通县朱格庄派出所，那里的恶警们个个都是膀大腰圆的打手，哪个同修不配合他们，就折磨哪个，我曾亲眼看见一位叔叔被残酷折磨的情景。我们仍不说地址。晚上，我们同行的一位同修，说出了我们的地址，我们被非法在驻京办的一个澡堂里关押了6天，后又被单位接回，罚款2000元。2001年春节前，母亲单位配合邪恶的指令，强行绑架了6位同修，非法关押了3个月，出来后母亲带我离开了家，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到了省城后，我们和几个外地的大法弟子住在一起，我们每天学法、炼功、讲真象。到了后来我们又认识了很多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他们的修炼状态都很

好，我一直跟着他们做大法的工作。2001年11月，我被邪恶钻空子迫害，恶毒的红疥疮布满了全身，两个月后，疥疮变为脓疮，四肢最严重，脓疮破裂后挖出烂肉，创口深可见骨，同时还发着高烧。慈悲的师父锁住了我的痛觉，否则我不一定能承受过去。

2002年5月2日，我区几个大资料点被恶警破坏，我们20多位同修被绑架，损失惨重。我和母亲被送到省城办的洗脑班，我被非法关押近4个月，将我隔离，陪教寸步不离的守着我，因为邪恶怕我传递经文，但我还是智慧的把经文传到同修手中，邪恶的工作人员对我的迫害很多，陪教都不忍心看，他们都叫我“小萝卜头”。我拒绝参加任何活动，拒绝邪悟者的转化，后来外面的同修将我和母亲的消息发表在互联网上，也许是国外同修打电话声援，邪恶的领导不敢再关我，往返800公里强行将我爸找来，要他领我走。临走时，邪恶的负责人还让我写东西，它们说：“不写保证也行，就写你在这生活很好。”我说：“你们以为失去自由的日子很好吗？”邪恶无言以对，我什么都没写，就出来了。

12月母亲把我接回了家，回家后我3次去学校报名，可校领导都是让我写保证、检查，否则不许上学，我和母亲给他们讲真象，但校领导什么都不信，还怕承担责任，最终我只能失去上学的机会，在家中苦苦自学。

每学年我都去争取上学，但结果都是一样。我喜欢学习，也

在夜间学法。晚上7:30至10:00讲完真象后开始看书,12:30发完正念再睡。近几个月来改字到凌晨,再加上看师父讲法、交流材料,常通宵达旦。最近写文章更是不觉到天明。开始通宵后总是人为补觉,但醒后背法脑子发木,念好多遍背不下来。有一次补到七个小时的睡眠后,背法还是困,眼睁不开,脑子迷糊,不知不觉手里的书掉了,一瞌睡突然在梦中从一个高高山顶上一头摔了下来:“哎呀,我不能掉下去。”猛醒。不再人为补觉,不再困。师父领我们走的是神路,最可怕的不是外界的种种,而是我们确实难以根除的人心。我悟到:明明白白时不愿懈怠,那么只有发困、让你迷糊,不能明明白白时邪恶便有机可乘,便不能精進。《转法轮》开始背第三遍,静静的深夜,静静的心,静静的背,仿佛静静的聆听师父的谆谆教诲。

晨钟闹铃响了,又是一个通宵。不眠的灯光照见了底稿旁师父的新经文《放下人心 救度世人》:“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象。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不倦的眼前又浮现出我们学法小组的功友在“遍地开花”式的讲真象中动人的情景,尤其7.20以后不炼了的、似修非修的不仅闯过了道道魔关,近来勇猛的追上来讲真象,更是令人欣喜的一道壮丽风景线……

小弟子的选择

文/大法小弟子 李缘

我叫李缘,今年14岁,1998年10月和母亲同时得法。得法前,我曾被誉为远近闻名的“小神童”,小学上了两年,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又从三年级直接上了初一。上初一时,我刚八岁,学习轻松愉快,各门功课优秀,同年喜得大法,那种愉悦心情难以言表。可是,99年邪恶迫害大法,严酷的现实逼我必须做出选择,我当然选择大法!邪恶不让我上学我可以自学;空前绝后的大法洪传,伟大慈悲的师尊普度众生,我怎能失去这千万年等待的大好机缘呢!助师正法、证实法也是我的历史使命。

7岁时,我爸遇到了一位算命很准的高人,说我十岁时要遇车祸,是我命中一劫。修炼以后,六次有惊无险的车祸,两次电击,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过了来取命的生死关。

19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我和母亲去了省政府上访,被非法扣押4小时,天快黑了才被释放。2000年,邪恶更加猖狂,通过看明慧资料,我和母亲悟到我们也应该去北京证实法,2000年7月9日早上9点我们到了北京,去了信访办,但被里面的工作人员扣押,我们拒绝说出姓名地址,下午他们把我和母亲及其他不报姓名的不法弟子,分流到不同的派出所,我们还是不报姓名,最后他们在我们装东西的塑料袋上,发现了我们的地址。他

就会有一大批警察疯狂的扑过去,把学员打翻在地,抬上警车。我看见有一个学员展开了横幅,想跑过去帮他,但还没有跑到跟前就被警察截住了送上了警车。我们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里已经有一百多名大法弟子,大家在一起高声背《论语》,背《洪吟》,虽然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但大家的心却紧紧的熔合在一起,在这个场中,我没有一丝的害怕,心里只是想着维护大法,证实大法,当时的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

后来我们被押送到了湖北省麻城市中驿镇派出所。在派出所里面我没有停止证实大法,我利用同修送菜接见时递进来的纸和笔继续写真象文章,然后由同修传出去。我在里面关了将近两个月,我就和父母商量:“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被关在这里消极承受,应该跑出去。”父母当时被人的观念障碍住了,认为我跑了可以到上海去上班,而他们跑了以后没地方可去,回到家还会被抓进来受到更严重的迫害,所以只同意我跑,他们不想跑。其实当时要跑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我跑出去以后,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来到了上海,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正念走脱一个星期以后,江泽民下达了密令:“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我们中驿镇的功友全部都被抓进去了,那些恶警每天狂喊着这句口号对学员进行残酷的洗脑折磨,我爸爸被打成重伤,妈妈被判了劳教,很多功友都违心的写了“三

书”。

我回到上海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刚好是我签约恢复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要我做得更好。我把我去北京的亲身经历和见证写成一篇文章,题目是:“千古奇冤,让人心寒——来自死亡线上的报告”,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广泛散发,同事们看到了以后都感到很震惊,对这场迫害有了更深的了解。

后来上海嘉定区的派出所知道了我炼功的事,他们企图迫害我,由于公司经理事先通知了我,我赶紧把大法书籍和资料全部都转移,他们什么也没有搜到再加上公司负责人说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职工,所以他们的迫害没有得逞,但从此我的麻烦就不断。

2001年7月,我被迫离开了上海,来到了江苏省昆山市,在昆山市找了一份工作。我仍旧一边工作,一边证实大法,没过多少时间,全厂的人都明白了真象。但由于我起了很强的做事心,结果被魔钻了空子。9月4日,我在昆山一家打字店大批量复印传单时,被店老板偷偷举报,我被关进昆山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犯人骂大法的时候,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结果被看守所所长听到了,他要找我谈话。我就跟他讲大法真象,他被我义正严词驳得无话可说,仍旧把我关进号子里。我在监狱里不停的背法、发

正念，一个月以后我被无条件释放了。我又回到了老家麻城。但此时，我在常人中几乎是一无所有了。当地功夫为了帮助我，帮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我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2002年7月，我来到武汉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家具厂上班。在这里我和武汉功夫取得了联系，他们帮我解决了资料来源问题。我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炼功，发正念，有时晚上独自一人提一包资料出去发。由于武汉是省政府所在地，邪恶对这里控制得比较严，但在师父慈悲的呵护下好几次都有惊无险，顺利返回。

2002年9月21日我接到家乡功夫电话，说我父亲身体不行了，要我回家照料。我连忙请假回家，但我回家第二天，父亲就去世了。我当时一片茫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想不通，父亲在监狱里虽然受刑过度身体一直没有恢复，但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还是挺过来了，为什么回到家里身体还是没有好呢？不是有师父保护吗？怎么还会死呢？同年11月30日，师父发表了《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看了师父的讲法以后我才明白过来，也许父亲以前跟旧势力有约定，在正法的哪一天必须得这样走，父亲由于不能全力否定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就先走了。

我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仍旧回到了武汉，由于在家耽误时间太长，原来的厂进不去，我只好又重新去找了一份工作。

来到新的工作岗位，我又要面对新的压力，重新开创修炼环境。刚开始的时候抵触比较大，他们都不愿听我讲，反而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没有灰心丧气，想到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心里便升起了无限的慈悲，我把周围的人都当做自己的众生来看，为了救度他们我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晚上同事们睡着以后，我在宿舍里打着手电写文章，为了不影响他们休息，我尽量不开电灯，电筒没电再去充电，我针对他们的提问和心理障碍写了一篇针对性的文章，写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以后都说从来没有像昨天晚上睡得那样踏实。我悟到写文章的过程就是清除邪恶的过程，清除了操纵控制人的邪恶，世人才能得到救度。中午下班休息的时候，我就把昨天晚上写的文章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都抢着要看，看了以后都说很好，有两个人当时就表态，要跟我学功，还有人跟我要传单，要帮我发传单。由于我带的光盘数量很少，有两个人为了争光盘差点吵起来。我告诉他们炼功人要忍，我以后会带更多的光盘送给他们，他们就不再争了。我看到了众生对法期盼的那颗心，时常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好，晚上我又教他们炼功。他们都尊称我为“大师”，我告诉他们：“师父只有一个，只有李老师才是师父，大家都是弟子。”

后来老板知道了这事，他找

料。我们不接话茬，慢慢就近处的餐椅不卑不亢的坐了下来。他开始发躁，不停的来回走动，喋喋不休的说他是一厂之主，职工的养家糊口是他的在肩重任，他关心的一是厂子的生产技术，二是销售盈利，除此之外不听免谈。我们祥和的注视着他，静静的发正念，铲除他背后操控他拒听真象的邪恶。他的目光在回避，反感情绪在减。接着五次停电，几分钟一次。他开始调侃的问是不是我们带的功断其电，因为别家都没断。我们微笑、无语、心静如水、稳坐如山，他无奈，靠厨房的门框倚着，离我们坐的餐桌旁较近。我示意功夫继续发出强大正念，清除这空间的一切邪恶。我说：“厂长，我们知道您很忙，不多耽搁您的时间。您能用心听我们讲半小时甚至10分钟也可以。假如晚上你看不清前路的前方有一个下水道的盖被盗，我们该不该告诉您在哪里您要避开？”他连说：“应该，应该。”我又说：“一个人要没了身家性命，其它还有什么意义？！”他默然，目光温和开始专注。我们把法轮功的真象以最精炼的语言娓娓向他道来：不解、惊讶、思考、认可、相信、明白、歉意、内疚、致谢、感动、远送……又是一个得救者。

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家庭妇女、老人、在校学生、临时工、卖菜的、开店的还有部队的我都讲过。多年不走动的亲戚、朋友买上礼物登门讲了，然后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

友，同学的同学，有一点瓜葛的人我都找机会去讲，没有关系的人我照样找机会讲。自己的讲完了，又陪功夫讲。也有开始拒绝的，我们大部分都以“精诚所至”最后“金石为开”，不仅收下了资料，还不断的道谢，送出老远。一辆旧自行车伴我走遍了我们的东西南北，大街小巷，从华灯齐放的市区，到黑压压的破旧楼群。这其中有醒悟的，有得法的，还有迅速投入讲真象的，也有破口大骂的，一进门就下逐客令赶我们走的，还有冷嘲热讽羞辱我们的，大千世界，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我们走过，难过，但从没停过。今天仍然在走着：我或漫步于街头巷尾，或促膝于花园、河边，或抱抱年轻妈妈怀里的宝宝，或逗逗爷爷奶奶身边的爱孙，或搀扶待产的孕妇，或帮助手提重物的行人，或与大学生讲几句外语，随机而行的接近有缘人，因人而宜的切入讲真象，救度一切可救度之人。要资料的嘱咐他珍惜，不要的也不浪费。每晚也许三个五个，也许一个两个，不管多少，我讲真象有点置身国外的感觉。

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2003年元宵节讲法》）。

“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天涯有缘人”，这是我昨晚讲了一对同龄知识分子情不自禁的结束语，也是现在我内心真切抒怀。

讲好真象源于扎扎实实的学好法。学法也要吃苦。由于家庭重担，老人孩子事很多，我一般

苏格拉底、耶稣到中国的老子，……讲到洪传大法、使多少人身心受益的师父和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老师家讲真象。一进门老师差点没认出我来。我生病时他见过我，这六、七年没再见面。他惊讶的问：“你怎么治得这么好？”我说：“我炼了法轮功。”两个小时讲下来后，他的才六十多岁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十分憔悴的妻子对我说，我老师刚从医院心肌梗塞抢救回来，她忍着腰椎盘突出的痛苦为丈夫陪床，二女婿因涉嫌本市的一大经济案现已拘留看守所半年，两岁多的外孙在她家雇了一保姆看着。听我讲了大法使我身心受益后问我：“我跟你学炼法轮功行吗？”我说：“行。你真心炼吗？”她说：“真心。”我说：“你要不真心，大法的书不能随便给你。”她连说了三遍“真心”。第二天晚上我去送书、教功光盘。一进门她满脸笑容、神采奕奕。我还没坐定她就对我说：“神啦！神啦！”我问咋回事，她说昨晚我走后，她丈夫药也没吃，袜子没脱爬上床就睡过去了。她自己也忘了吃安眠药，一觉睡到大天亮。半年来她被与自己同单位出了事的二女婿搞得抬不起头来，一进这个宿舍大院就像进了坟地一样，可今天买菜回来她哼着小曲进的家。往日吃饭就谈怎么给女婿找律师上诉，可今天一天没想起这事。我说这一切的“神啦”都是因为她头天晚上连说三

遍的“真心”。

一个月后、腊月二十六，老师的妻子来电话说，她放在门外的自行车筐里有一个法轮功的光盘，是否我去放的，因为她没在家。我说我马上过去。一进门我大吃一惊，以为走错了门：她头上出现了一半黑发，脸上光光，胖了，没有一点皱纹。刚刚炼了一个月的法轮功！她还说腊月二十三让保姆回去了，她自己打扫了这个大房子，洗了窗帘；我老师的病也稳定了，看着外孙高兴得像没病似的；女婿的案子因找不出罪证没再发展；大女儿因为一点矛盾半年多没回家了，年前带孩子来家住了一周，还给父母买了过年的新衣服。她说她每天读一讲《转法轮》，炼两次动功，打坐一小时，浑身轻松，真想去打打篮球（她年轻时喜欢打篮球）。年后我又去了一次，她说春节期间她开始讲真象。单位领导来看她，她向领导讲法，左邻右舍都来串门拜年，她一一讲了真象。她的女儿、女婿、所有亲戚朋友都从她这里看到了大法的美好，轮流看大法资料。我又教了她发正念，告诉她再多读《转法轮》，并给了她师父的讲法。她说她也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

还有一次，我与功友去我们单位下属厂的厂长家讲真象。厂长一开门见是我们就满脸不悦。我们硬是进了门，笑脸相迎。他站在进门处，也不让我们坐，问我们有什么要事，如没有，他明天去参加一个洽谈会要准备资

我谈话，对我施加压力，我就给他讲真象，讲我全家炼功受益的实情和惨遭迫害的经过，又讲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真象，他听完以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告诉我以后要多加小心，我为他明白真象而感到欣慰。

五年来，我们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悟到的法理也非常的多，我所写的这些也只不过是 I 经历的一小小部分。在这五年当中，我们经历了数不清的魔难，亲眼见证了邪恶的疯狂迫害，也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我们也锻炼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清醒。每次的提高都是生与死的考验，每前进一步都是脱去人身，走向神的过程，在魔难中，在逆境中，我也经常感到疲劳、困苦、孤独、寂寞、凄凉与无助，身在异乡有时还觉得自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当所有这些感觉一齐向我袭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简直就快承受不住了。可是每当我想到师父的洪大慈悲，师父为我们承担和付出的一切，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了，这时，心里除了感恩和不能辜负师父的一片苦心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在这过程当中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是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因为只有师父才能给我们带来生的希望，师父所安排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由于我们都是从小宇宙中脱胎出来。所以在证实法中，在过关当中，有时候也会用旧的理去衡量一切，

说简单点就是放不下人的观念，看不到法的真实展现，用人心对待法，所以才会摔跟头，给自己修炼制造障碍，给师父正法带来难度。当我们完全放下自我，真正按照师父所说的去做却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我们能真正体会到师父所说的：“这本书是万能的，无所不能。”（《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

学好法，在法上认识法，是坚定正念的关键

文/石家庄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好！

“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在这五年多的反迫害的实践中，我既感到师父的慈悲、法的洪大、法理上的体悟升华，也有教训、人心的滋扰，修炼中的不足需要修去及弥补。我切身体悟到：只有学好法，在法上认识法，才能破除各种干扰，在各种考验面前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明辨是非，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正、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我在这里想跟同修交流一下几年来在法理上自己体悟、升华的点滴体会，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一、进京上访是合法的，不是参与政治，更不是干扰常人类社会

在迫害初期，在我们修炼人之间存在着去北京上访是不是参与政治、是否是干扰常人类社会、

跟人斗的问题，当时争执、分歧很大，对一些常人心很重的学员来说确实影响很大。当时我对这件事是如何从法理上清醒的去认识的呢？我们大家在法理上都知道：作为一个人来讲，修炼是人在世间的根本，是当人的根本目地，是人生最大、最重要、最严肃的事，任何外在环境变化都不能动摇我们修炼人的心，也不能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由于江氏邪恶流氓集团的迫害，我们失去了和平的修炼环境，如果它们不迫害法轮大法、不破坏我们的修炼环境，不绑架我们修炼人，我们不会去上访，也不会去反映什么情况，我们去上访是相信政府，是在履行宪法允许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专门设有信访局接待人民反映情况，这很能说明问题），我们进京上访也是为了争取合法的修炼环境，维护常人这一层的理，是大善的行为。即使后来我们走上了天安门，向人民讲清迫害的真象，是在救度被蒙蔽的世人，也不是干扰常人社会。下面我就在迫害初期我在单位的遭遇来谈一谈，看看是谁在破坏常人社会、在破坏安定团结、在搞政治、在违法。

1999年4.25大上访之后，局长曾几次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有一次他讲：“到时候，在家偷偷炼都不行，看你还炼不炼。”我平静的说：修真善忍做好人没错，无论遇到多大阻力，我一定会修炼到底。6.14两办谈话发表后，我跟局长谈到政府态度，他说：你太傻了，那是给外

国人、给老百姓看的，这是政治，党内有文件，不许公务员、党员炼法轮功，希望你再好好想一想！1999年终总结评议时，针对领导提出的有意见要逐级反映、不要越级上访，我要求他们把我的意见逐级向上反映，局长无奈又生气的说：“作为你来讲是公认的好人，但是法轮功是上面定性的了，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拥护和执行，我没有义务向上反映，说白了，我也不敢针对你提出的问题向上汇报、反映，因为我还要吃饭，不能因为你，我把饭碗弄没了。”在当时高压株连政策下，人人自卫，这恰好说明是江××一伙在制造社会动乱、破坏安定团结。

师父在《转法轮》“杀生”一节中讲：“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也不能因为粮食也有生命，蔬菜也有生命，我们把脖子扎起来，不吃也不喝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摆正这个关系，堂堂正正的去修炼，我们不去故意伤害生灵就行了。同样人要是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我从中悟道：作为一名修炼人，要堂堂正正的去修炼，要着眼于大处，不能因邪恶的压力和迫害就放弃修炼，不能因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参与政治、干扰常人社会就真的认为自己进京上访、讲清真象是在参与政治、干扰常人社会，恰恰相反，

2000元的月工资和大房子所能比拟的！”

经过我们单位的几个法轮功学员天天不懈的讲真象后，曾迫害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纪委书记惭愧的说：“你们不恨我吗？……我要早知道早明白就好了（他现在病重住院了）。”对我们登门拜访当初配合公安直接抓捕我们的保卫科人员，并给他们讲真象时，他们感到羞愧难当。我们的善良与包容和一切为他们好的苦心使他们感动。现在我们单位上上下下对法轮功拍手叫好，真象资料在班上争相传阅，有的还按时索要。

单位讲完了之后又讲老师、同学，从小学到大学。只要想讲师父就帮助，一个偶然的就能遇上一个同学并能获得其他同学的有关信息。一位初中同学，43年没见面了。约好时间去看他。我骑自行车一上路就遇大顶风骑不动。上学的学生都很艰难的骑着，有的干脆就推着车走。我在自行车上对风说：“风啊风啊，你是宇宙的一生命，你不该给我设阻力，你应助我行。因为我是去救度众生。”就这样我朗诵了两三遍，一下子没有阻力了，车子飞快的行驶着，旁边的人无不惊讶的看着我。十几里只用了20多分钟就到了，我的同学姗姗来迟，非常不解这么大的顶风我怎么到这的。

一晚上去一高中同学家，一出门就下雨，而且越来越大，我不一会就成了落汤鸡。一敲门我同学就说：“我们刚回来。”她

每晚陪有病的丈夫出去散散步，若不是他们被雨赶回来，我还见不上呢。她一看我淋的那样，问我有啥要事，我说法轮功的事。开始她十分不解，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讲真象，她明白了。她说：“你怎么来的？”我说：“骑自行车。”她说：“好几年我晚上就不敢骑自行车了。”通向她家的小路坑坑洼洼，漆黑无人，雨后一片泥泞。

还有一同学我去他家，他邻居说他住儿子家去了，我赶到他儿子家，他儿子的邻居说他儿子已经搬迁了。我又赶到新居：一片新楼，没有传达室，砖瓦石头遍地，听路边的人说这是几个单位的宿舍楼。我按了一亮灯的门铃回答不是，又按了一楼还不是，我又走向远处一亮灯的楼按铃，突然有一个年轻人过来问我找谁，我说了同学儿子的名，他手指着远处一亮灯的楼说：“×单元×户。”我说：“你怎么这么清楚？”他说：“我们一个办公室。”谢谢师父帮助，我终于找到了。讲了一个晚上，从天安门自焚到善恶必报，恶人被起诉……最后告别时，同学说：“一进门半天没认出你来。”因为他们夫妇头发都已花白。刚出了楼，丈夫给我配备的小灵通响了，问我在哪？啊，又快夜11点了。

被聘时认识了一个刚从劳教所内退下来的人，听我讲了真象后说：“我接触过不少法轮功学员，我这回总算明白了。”我从无神论讲到有神论，从古希腊的

大一马当先，几天回家一次。我家四世同堂，9口人吃饭，我以大法修炼出来的超常身心承担着超负荷的家庭重担的同时，冲破重重束缚，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每天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学法、修心、炼功、发正念、讲真象。下面谈一下我面对面讲真象的一点情况。

7.20以后单位监管我。讲真象的一个人就是我单位的第一把手，书记兼经理。我想：讲真象不能避重就轻，哪里最困难就去哪里讲。我一进门，多年没见面的领导有点局促不安的说：

“什么风把你吹来啦，有事吗？”我坦然祥和的说：“没有事求你，来看看你。”他放松下来说：“请坐。”还没等我开口，他夫人对我说：“你气色真好，比上班时还精神。”我说：

“9年前我内退回家后多个单位聘用我，我很感激这些单位对我价值的认可，并给了我发挥自己专业的机会，结果我拼命的干，把自己累坏了，患上了肾病、脸肿、腿肿、全身无力、提着三个大头菜（白菜的一种，一个最多三斤多重）回不了家。炼了法轮功两个半月，50斤一袋的面粉我自己扛到4楼。”领导说：“听财务科说你炼法轮功这6年一分药钱没报销。”我说：“炼功前，我有一次住院费1万7千元还是开的支票呢。”“是，是，有这么回事。”他补充道。接着，我讲了大法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地区的洪传，可是在大陆却遭到了镇压迫害，遭到了“天安门自焚”

的诬陷，1000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10多万大法弟子承受了牢狱之灾，还有更多被单位监控，家庭看管等，“真善忍”被践踏，我们失去了信仰自由。当领导得知我看了一天孩子，晚上抓紧时间再给240斤体重的老公爹洗了澡，抽这点时间大热天来看望他时，他感慨的说：“我快退休了，到时候我一定跟你学炼法轮功。”我最后嘱咐他在如何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一定要摆好自己的位置，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连说：“明白，谢谢。”

讲完了第一把手，接着所有的经理、副经理、正副中层、本科室领导、同事及其他能找到的职工，包括传达、保卫、后勤和打水的、扫地的、种花的临时工，我和功友一起都讲了。不少人说：“你们的资料我们看过，但不知道真假，这回见着您，法轮功还真了不起。”我的科长说：“你要早炼法轮功，上班时也就不愁眉苦脸了。”（上班时名利的追逐和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我总是个失败者。）

“你看你这585元的月工资也就不难受了（象我这样的资历在机关、学校是2000多元）。”我说：“我退休后社会上给我长了50元，现在是600多元了。”科长苦笑了。我心里却怡然。同事说：“幸亏你炼了法轮功，否则最后两次分大房子该有的却不给你，你不得气的再长病住院啊。”我淡然一笑：“我再也不是以前的我了。我所拥有的岂是

我们是在维护常人这层的理，也是在维护正当的修炼环境和人间正义。往高处讲，就是在维护法在人世间的洪传，也是在维护大法给世人开创的人这一层的存在。

二、转变观念，突破常人思维框框，是修炼升华的关键

“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象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论语》）

如何转变人的观念问题，我想就我修炼中的几个片断跟同修交流一下。

1999年4.25上访回单位后，局长当时追问我是谁通知我去的，是谁组织的。我当时平静的告诉他：“其实谁告诉我、通知我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知道上访

（因天津警察非法殴打抓捕大法弟子一事）之事后，我怎么想、怎么做的。我去北京信访局反映事实真象，并没有谁强迫我、逼我去，而是我自己主动去的，我自己想要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局长听完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这里不是说怎么问怎么答的问题，而是作为修炼人怎么转变人的思维观念。当时从北京上访回来之后，同修都在议论、探讨怎么样回答常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有个别的还在思考怎么回答对自己更有利。其实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关键，关键的是我们作为一名修炼人是怎样认识修

炼的。大家在法理上知道：我们大法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既无组织，又没有什么章程，修不修是个人的问题。我们修炼人也是常人社会中的普通的一员，只是在按照大法的要求静静的修炼，在常人层面上都自觉维护常人状态，在做好人。针对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向政府反映事实真象，也完全是个人行为。

由于进京上访，我被不法之徒非法关进了看守所，妄图劳教我未遂。2000年8月，我被恶警从看守所带到单位，按照他们的程序在让我回家之前，拿着整理准备劳教我的一叠“材料”对我说：“你还炼不炼？”我平静的告诉他：“我们大法是修炼，不是炼不炼的问题，我们主要是修，修这颗心，做好人，其次是炼功，请你把这个修字加上，否则我不会签字的（现在认识到当时签字也是不对的）。”他给我重新加上了“坚持修炼”。我为什么非要坚持写上修炼呢？因为我们学大法、修炼大法，主要是修自己这颗心、时时处处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把自己修出来，关键是怎样修心，找出自身不足，修去它。

7.20以后，大陆的修炼环境遭到破坏，如何突破“自我”、突破怕心，开创修炼环境，也成为每一位大陆修炼者所面临的问题。我在单位的工作不多，有许多空闲时间，和平时期，工作时的清闲之际可以学法。7.20之后好环境没有了，单位对自己看得很紧，加上自己的怕心起作用，

初期没能突破，我感到有这么多空闲时间不能利用而去看报纸及聊常人的事情，心中非常难过。我知道自己的常人观念起着主导作用，其实也明白这个怕心来自自身，如何突破怕心、改变自己的心态？从法理中明白相生相克的理，没有怕，也就不会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修炼人不是一般常人，既要慈悲，又应该有威严存在的。明白法理后，自己就在单位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法。开始是看单张的经文，通过一段时间，怕心逐渐消失，后来就能基本上恢复过去那种用空闲时间来学法了。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大厅中看大门，虽然来往办事的各种人员也很多，但再也没有什么因素能干扰我学法，当然有时单位负责人过来时，回避一下也是应该的。其实单位上下都知道我在单位学法，谁也没有去干扰。通过开创学法环境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理：只要做的正，符合法的要求，放下那颗执著的人心，环境马上就发生变化，也不会有什么干扰，关键是自己这颗心怎么去看看待面临的问题，怎样正念对待自己面临的问题。

2002年初，有一次我爱人发正念时状态不好，干扰很大，发正念时几乎心慌的坐不住，也没精神，那几天身体状况也不好。通过交流我知道，她对除恶与慈悲的关系有误区，认为对旧势力的那些邪恶的生命也应该善，认为发正念清除它们是不善，也要给它们一条生路。我跟她谈自己的认识说：“你可能被这些邪恶

生命干扰了，这个认识是不对的。我们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对那些不可救要的生命决不能姑息，这不是慈悲不慈悲、善不善的问题，是助师正法，切不可用人心去思考、去对待。但我们也不用恨，就平静的去做，按照发正念的要求，静下心来发正念，加上任何人的念头都会造成干扰。你真正认识这问题后，你看看会怎么样？”交流后她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及时纠正了自己不正的思想，再发正念，一会身体就变的精神起来了。这是个经验教训，在修炼中切不可加入人的情，切不可用人心去对待正法、去对待修炼，要修去变异的人的观念，否则会干扰修炼。

2002年冬，有一同修，有一段时间连续弄坏了三个盆，当时认为是否是点化，或者自己有什么漏，就一味的找自身存在什么漏洞。有的同修也讲：你看你连续弄坏了三个盆，要好好的找找自己啊，肯定有什么漏洞，千万不要被邪恶钻空子啊。她找来找去也没发现自己有什么大的漏洞，搞得很苦恼，有点不知所措，干扰很大，忧心忡忡。我跟这位同修交流、谈认识、悟到：当然遇事向内找，这是对的，但在各方面找漏洞都没找到的情况下，在发正念清除外来干扰作用不大时，是不是我们可以转变一下观念，换一个角度想想问题，为什么总想到受迫害呢？是不是提醒让我们破除人的思想这个壳，三个盆子的外壳都破了，是否我们也要破一破常人思维这个

一愣，意思怎么又来了，我笑了笑。因为要见的同修不是我们单位的，又不在一个房间，我为难了。心想请师父帮助，当我走在走廊时，从我要见的同修房间走出一男人，我借机说话，并顺便进了房间，只几分钟就把问题弄清楚了，避免了一次误传造成的影响。

2001年市主管局召开各单位负责人会议，汇报镇压法轮功情况，其中一单位负责人表现很邪，我就对着他默念师父正法口诀，一次还借机把真象小册子放进他的文件包里，他看我放时也不作声。以后，再开会时发现此人不那么邪了。师父讲人都有明白的一面，可能他明白的一面起作用了。我借办公事的机会把真象小册子送到市政府职能科室的办公桌上，没有人不想看，人少时讲真象都能接受。2002年同修切磋中发现，在我们能接触到的同修中，有相当一部分同修法也学，经文也要，但走出来做真象材料很少，面对面讲就更不好说了。我也主动承担做资料的事与同修互相促进。在讲清真象中救度更多的众生。特别是面对面讲，我觉得站在第三者角度给不认识的常人讲效果会更好。现在大陆民众都被××党运动搞怕了，直接谈主题一般都易敬而远之，从社会上假货多，没真事等不良风气谈起，不知不觉就进入主题，因为人都希望听到真话，办真事，没有谁愿意被人骗了，出门做事都希望遇善良的人，没人愿遇见恶人；遇到什么事都希

望互相忍让过去，没有人愿动不动吵嘴打架。这样一说再谈政府镇压就易接受。再谈一个无权无势的出一本书，有上亿在学，信奉，肯定有独到之处，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有时干脆把师父写的《做人》背给常人听，效果很好，有的说写的太好了。一次给一老者讲后，他表示要看看，我送他一盘师父经文专辑光碟，他很高兴。

回顾五年来的历程，只要“坚修大法紧随师”，“放下人心的执著”，关键时都能体悟到师父的慈悲呵护。以后的路还很艰巨，真正明白真象的人不是很多，救度众生的使命还很紧迫，只有按照师尊的要求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才无愧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称号，才对得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才对得起众生的期盼！

境界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四年如一日 天天讲真象

文/山东大法弟子 容心

在2001年到2002年我们三位功友以发传单、贴标语、挂条幅的方式讲真象，2003年以来我在一功友带动下面对面讲真象。三年多来我风雨无阻，无年无节，无敏感日，每天晚上出去讲真象，从年初一到除夕，从严寒到酷暑。我在家中长期看着一个外孙，阶段性的两个，最困难的时期是除了两个不到三岁的孩子还有80多岁的老公公住在我家，同时娘家我的80多岁的母亲病重在农村，看病住院陪床，我这个老

农村人有传新鲜事的习惯，所以，我在一个村放十个份八份我就走，还不易被发现，这样可以把面做的很大，特别刚开始的时候，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几年来，在我所在的市区周围20公里以内的村庄差不多我都去送过真象材料。我的原籍在农村离城30多公里，为了做真象，我每次回家都骑自行车，有两年差不多每月一次，每次都带上一大包资料，连贴带挂条幅，白天骑车回家亲人说丢人，什么年代了还骑车，我就晚上走，谁也看不见，一夜70多里路，一边走一边做，进城后休息2小时不耽误上班。与同修切磋时，有同修听我说白天去农村，你怎么敢来。我说有师在，有法在，做的是最神圣的事，怕什么。再说常人也讲最危险时也是最安全时，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也不管不顾。白天做我觉得更方便，去时心里想的是证实法，救度众生，佛度有缘人，不苛求，一切顺其自然，去前，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排除一切干扰，所以每次都很顺利。

当然，也有提高心性的时候，有一次在农村的一电线杆上刚贴好手还没有落下，从对面大门走出一中年男子，相距20-30米的距离，问我你贴的什么，我顺口说你自己看看吧！说着骑上车走了。走着听到后边那人喊：“截住他！”在我走的前方站着6-7人在聊天，见有人喊，又看我走的不慌不忙，还没有弄明白截住谁，我就走过去了。当时，我动了一念：“谁敢截我！”但我

听到那人还在喊。可我已走远了。在做真象资料时三伏天不觉热，三九天踏着厚厚的积雪也没觉得冷，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呵护。

2001年9月份，公司有两名同修被抓进洗脑班，要单位派人监护，我借机探望，给传递经文等，抽机会切磋认识，其中一位同修70岁的老爸探望女儿被扣留，这个老人为人老实，我到洗脑班发现后动员他走，他说恶警不让，同修也让老爸快走，最后，我说一会我走的时候，代借送我的机会快走，不能在这儿呆，老人随我一起离开了洗脑班，过了两天，我第二次去洗脑班，恶警一见面就问为什么把人放走，我反问：“怎么把人放走？”恶警无言以对，又说单位不配合，我说我们职工好好的串门你们把人弄这里来，出了事是你们负责，单位不负责。同修见我又去，着急，借机说头一天有人来说你是炼法轮功的，恶警吓坏了，把公司在洗脑班的6个人问了个遍，也没问出实情。叫我以后不要看她们了，我知道同修为我着想。事又凑巧，在我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同修对我说：“正要找你，有件事，你赶快核实一下，别人不好办。”我说：“刚从洗脑班回来，恶警又知道我也炼功。”同修说：“有你修的，去吧。”这样过了几天，我三次去了洗脑班，一进门恶警对单位不满，开始嚷嚷，我说：“今天是私人关系，不代表单位。”同修见到我

壳了。通过交流，这位同修消除了顾虑心，转变了观念，后来也没再受到什么干扰。

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法上认识法，是坚定正念的根本

在反迫害中，由于邪恶势力的干扰破坏，有些学员被绑架，资料点被破坏。尤其有些学员在压力面前、伪善面前出卖了其他同修，在这样的情况下，与此事有关连的同修，如何面对突发事件，稳住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法理上明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这方面我想谈谈自己的认识。

2001年夏，有一学员被邪恶绑架，由于承受不住说出了一些同修，致使后来有同修被劳教、被拘留、被抄家、被绑架。从人的表面上看，我与这位学员经常接触，传递资料，彼此也很熟，双方情况也都了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班，那时也产生了怕心，顾虑心也多，但法理上明白邪恶不配迫害大法弟子，内心深处又坚信自己不会被迫害。在跟与此事有关连且较为熟知的A、B同修交流中，我们都从法理上知道，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已经给我们打开了神通，让我们发正念清除邪恶，它们根本不配再对我们进行考验。但同修A总有一念：这件事情到我这儿为止。由于这一念，没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导致同修A后来被绑架（从那个学员遭绑架到A被绑架近一个月的时间），被迫害近二个月左

右，最后以“误抓”为由把同修A放回家。

从这件事中我悟道：在修炼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存在的，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有不是简单的、单一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从我们人的表面能看的明白、悟得透的，因为这是修炼，必然会牵扯到生生世世和另外空间方方面面的事情及渊源关系。为什么有的同修被牵扯，有的就没被涉及到，有的被出卖、最后有的被劳教、有的放回家，其实这其中就存在着来源、悟性、因缘关系、旧势力的安排以及对法的理解认识、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否定旧势力安排等问题。

首先，我想从旧势力的安排谈起。大家知道，旧的生命为了使正法不出现偏差，在久远的历史年代就做了一次试验，在很久以前就做了很系统的安排。“他们为了使它不走偏，为了使今天的事不出问题，他们建立了一套系统。用他们的理念讲，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所出现的事情，都是他们安排好的。过程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尽管它在常人中的表现是偶然的，在常人中的表现是完全常人形式的，可是呢，这确实确实是他们安排好的。用他们的话讲，一个神就足以安排整个地球所有众生的一切不出偏差，无数的神，这么多的神都在看着这件事情，他们能出现纰漏吗？过程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导航》）“那么大家想一想，人类的社会，我们

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话》）

从师尊的讲法中我们知道：为了今天正法这件事情，宇宙中旧的生命在久远年代就做了系统的安排，包括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安排的相当细密。我在自己层次所悟认为：要按照旧的安排来讲，同修被出卖或出卖同修、被迫害或没被迫害，都是定在其中的。就象看电影一样，电影胶片已经有了，只不过在放，只不过这么回事。人在迷中，几人能看透其中的因缘来由，甚至有人现在还在那里议论来议论去，怎么谁谁出卖同修、谁谁出卖过自己，对自己如何如何，耿耿于怀，在同修间制造矛盾，而不是跳出来想一想，为什么他（她）不出卖别的同修呢？为什么自己被出卖？自己为什么被迫害？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干扰？是不是生生世世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因缘关系。在议论如何的时候，是否想过自己有没有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是否还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自己议论的过程也许就在旧的安排中呢。

这里跟同修谈这么一件事，我从看守所出来后，跟同修交流中都普遍有一种现象，就是在被关押期间，有时连自己最熟悉的人的名字及音容相貌都记不起

来，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其实那时自己的大脑被封闭住了，与当时没有关连的一切事都断开了。就是说与你没有关连的事绝对不会涉及到你。我还听一位同修讲这么一件事：有一位非常坚定的同修，几经关押几经闯出，在劳教所时在邪恶疯狂迫害过程中有些承受不住，心里压力太大，认为自己各方面做得都堂堂正正，为什么反而受迫害这么严重呢？就在他难以承受，心理承受到达极限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过去世的一幕，他曾是宋朝奸相秦桧的一位谋士，害死岳飞的许多计谋都是他策划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因缘来由，是自己过去世的过失才造成今世的（魔）磨难。他感到比起自己做过的坏事来讲，自己这点承受已经很少了，今生等于没还一样，就这样他又坚定了下來，堂堂正正的走了过来。我刚才所谈是旧的安排及因果关系，同修们也都很清楚，若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去走的话，是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

“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正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关巨难。”（《清醒》）

上面我谈了一下自己对旧势力的安排及因果关系的认识，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何否定旧势力安排、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问题。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大法与大法学员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最恶毒的破坏性的检验。大法与学员以真正的作为正法最伟大的修炼者的表现走

因为坐了一晚上火车，我没有上班，而一把手打着我的名义把这同修叫到公司里不让回家，并派人看着。我上班后才知此事。这同修表现不错，在公司开始绝食抗议，谁劝都不行，一把手怕出事找我去看看。我把这同修单独叫到一个房间，商定了两条：一、公司无权扣留；二、一天不放人一天不进食。第三天同修开始发烧，一把手更害怕了。第五天叫这位同修写了个书面的东西把人领回。但市里主管局的领导知此事后逼着一把手把人送派出所拘留，一把手偷着走关系叫派出所抓人，说也巧，派出所两个警长到我们公司准备抓人，一把手有事不在公司，自然应由我出面接待，还有办公室主任、保卫处长参加，当时保卫处长被邪恶操控表现很邪，而办公室主任由于受我的影响较有正念，跟警长说公司这个员工发烧在家呢，没法叫来公司。而我作为公司领导不作声。结果警长一看领导不配合，只好说等以后好了再说，并说我们不想抓人，并且还拿出了师父《走向圆满》的新经文给我看。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

2000年的7-8月份，有同修从北京带回约8公分大小，写有“真善忍”字样的粘贴，上边有明慧网址，我得到一张。看后由于受人的一面不愿看外文观念影响，觉得自己做不了这样的粘贴，所以将这张粘贴贴在公司大门柱上。这是我贴的第一张真象传单。之后同修开始切磋建立学法小组，每周集中学习一次，这时

开始有同修提供真象资料，虽数量有限，但在当时很不容易。我也开始制作简易粘贴和条幅，后来同修提供的多了，我停止了制作，现在看来不符合遍地开花的要求。这期间还写过几次小文章，第一次写的文章由于同修被抓弄丢了，后来又写过几篇，明慧网也发表了两篇。由于人心作怪，看到同修文章写的那么好，修的又好，自己没什么好写的，所以也就没经常投稿。到了10月1日前后，一同修二次进京被抓回派出所，准备拘留，我想不能拘留，求师父帮助把人要回来，可巧公司新换的保卫处长到我办公室说他能把人要回来，只要领导敢表态。我一听便说：“你去要人，就说我说的，公司负责。”结果人要回后放回家。这事让主管局的一位领导知道，就给一把手打电话施压，开口就说你们神通不小，全市没有一个不拘留的，你们就能把人弄回来，你们得把人送去，不然拘留你们一、二把手。一把手害怕对我说了此事，我说拘留咱俩，好啊，全市出名了，咱去好了。并进一步说如果是你的老婆，我送去拘留所，你怎么想。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办缺德事。

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加快，我学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法理也越来越清晰，证实法、讲真象、救众生做的也越来越成熟，我发现市区里传单和各种真象资料较多，而农村较少，我开始走向农村，开始只带几十份，逐渐增加多时几百份，我不求数量，

困难，我就利用我的方便条件到公司的大法学员家中，把听到的和到市里开会得到的正面信息带给她们（因为市里开会各单位都要讲进京学员的情况），并与之切磋，坚定信念。同时商量抵制街道委员会干扰的办法，如果委员会的人来找就说单位领导过来了。我们的事由单位负责。因为当时大陆形势是只要有负责的就行，没有负责的由委员会负责，委员会受政府的高压表现很邪恶。切磋中从北京回来的同修说，进京上访被抓才修得好，有人这么认为。我说我不那么认为。同修还说在北京看到恶警打大法学员很凶，学员直喊妈呀妈呀，我问同修那学员怎么不喊师父，师父讲过的，遇到危难时可以求助师父。当时虽学法不深，有些法理不清，但坚信师父说话是算数的。从7.20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所在的委员会先后找过我四次，每次都没有一个邻居告诉实情，我是以后才知道的，委员会只知道在我们楼单元里有一中年男子炼法轮功，就是找不着人，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当时我的心里没有委员会管我如何的念头。

7.20后各单位在高压下开始收交大法书籍，我们公司的学员也交了各种书、录音、录像带、法像等100多件。当然，有的交的是不能用的磁带。我看到《转法轮》等大法资料就心疼。由于人心较重，没有明说不能交。但在心里合计怎么把书保存下来，这么好的书，不能毁了。我在心里

求师父帮助。在常人这面，我一方面找办公室给公司的上级报空数字，另一方面拖着不交书，把书放在我办公室的书橱里。

在那样的环境下，竟然没有一个外在部门找我们要书。书完好的保存了下来，再一次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在这过程中一位学员要回了一本《洪吟》。

2000年6月公司一同修进京被抓到驻京办事处，要单位领人，单位没有人愿去，我说：“我去！”人不理解，说我傻，也不看什么时候啦。我不管那一套，到北京后，办事处的人提出要交2000元现金。因为他们去天安门分局领人时交了5000元。我说：“单位已破产没钱。”又问：“没钱怎么领人？”我说：“不让领就算。”我知道办事处也怕人在他们那儿呆久了不好办，看我真不给钱。便说：“少拿点吧！”因为是上午到达的北京，中午吃过饭走到办事处大厅时，大厅被抓的几十位大法学员，有一部分看到我走进厅突然鼓掌，把邪恶吓坏了，并大声的训斥。我单手举掌示意，并报以微笑。过后我才知道是公司同修向周围的同修说了我也是修炼的人，大家看到后高兴，并鼓励我做好。这也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必须做好。下午办领人手续，一年轻公安提出：“你怎么也得交200元现金。”我怒说到：“一分都不交，不让领人我就走，回程车票已买好了。”那人一看只好同意领人。人领回后我就让先回家，然后到公司看一下就行。

了过来。”“因为你们是合格的、达到标准的真正修炼者，”“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象，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一切不正的，被转化与救度的只能是被邪恶蒙蔽的众生，清除的是邪恶的生命与邪恶的旧势力，从中圆满的是大法弟子与树立大法的威德。”“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精进要旨（二）》）

我们从法理上都知道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发正念清除邪恶、讲清真象救度众生，但是怎样去否定、去破除这个旧的安排呢？我个人认为，坚信师父、坚信法，在法上认识法是破除一切旧势力安排的关键。坚信不坚信师父讲的法，能真正理解多少，信到什么程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法上我们都知道，天上的神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应该是神的状态。谈到神，有的同修可能会讲：我们现在是在修炼，是修炼人，修成之后才是神。这里体现出对法理解认识程度和坚信程度的问题。

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已经走过了个人圆满过程，是合格的、

达到标准的修炼者。那怎样理解呢？是认为我们是人在修炼、还是神在证实法，也就是相信自己是不是神？这一点很重要（当然不能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其实我们现在就具备神的威德，是神在世间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坚信不坚信自己具备神的威德是对师对法坚信程度的关键。并且我们从法上也知道，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很高层次上来的主、王在世间助师正法。师父让我们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怎么还会承认这些邪恶的安排呢？宇宙有个理，不被承认的、强加的是不成立的，是不符合宇宙法理的，在法理上我们都知道，正法中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任何干扰、考验都是在干扰、阻碍宇宙正法，是在犯罪，是被清除的对象。我们从法中也知道，宇宙要正法，我们都是为了要解救我们所代表的宇宙天体体系在世间同化大法、为了救度众生，我们也不能承认那些邪恶的考验，不承认过去一切旧的约定。再说了，旧的安排也好，旧的约定也好，它们的目的还不是为了使你在修炼中达到标准，为了个人圆满而存在的吗？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已经是达到标准、合格的修炼者，并且已经走过了个人圆满的过程。现在我们已经是一个伟大的神在世间证实法，那么旧的安排、跟旧势力签的约定还能成立吗？还能存在吗？一个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神还能承认这些旧的宇宙中的安排吗？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坚定的按照师父法的要求去做，就

是在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安排。作为证实法、同化法的神来讲，邪恶的低下生命是不配再对我们进行干扰、考验的。在人的这一面我们也不承认这一切，用高层次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又不破坏常人状态、做事不走极端。

在那位学员被绑架后，我从师父讲法中悟到：自己就是达到标准、合格的修炼者，我们的最大使命是救度众生，邪恶不配再对我进行任何迫害，我有什么执著和不足，通过学法修去，决不允许也决不承认任何迫害。当时发正念，从另外空间彻底清除参与这件事的所有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并请师父加持。当时发正念时感觉能量场很强，最后这件事并没涉及到自己。

谈到发正念，有同修认为遇到危险和阻力时要发正念，但往往这时怕心、常人顾虑心等出来后就没有了正念，或阻碍了正念神通的展现。我认为平时、事事处处都正念对待，都带有正念之场，就会体现出“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只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从法上认识法，才能坚定正念。

四、不是工作是修炼，溶于法中最安全

7.20以后，大陆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安全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尤其做资料工作的安全问题，同修们经常交流、探讨这个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做法，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

有的学员认为做资料工作危

险，有的认为建立威德大，有的很崇拜做资料工作的，各种心态都有。我记得有篇体会文章中讲到：“大法的工作，做好了没你什么事，做不好就有你什么事。”我也是同样认识。大法工作做好了，是大法的威力当然就没我什么事，大法工作没做好，是因为我法学得不好，所以才造成了损失，当然就有我什么事。我们应当摆正做大法工作与法的关系问题。

这里我想谈一谈工作和修炼的关系。与同修C交流时，同修C谈到有同修问他“你做大法工作这么长时间，没出现过什么差错，你是怎么做的？”他说：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只是我觉得，既然我做这工作，就把它做好，也应该做好，别的没什么。”他把大法工作当作自己该走的修炼之路。在个人层次体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环境中，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无论是做资料工作，还是直接发传单、面对面讲真象都是修炼，无论是个人修炼阶段还是正法修炼时期，首先我们是在修炼，而不是在做大法工作、在发传单、讲真象，同修参与做大法资料工作也好，包括海外起诉邪恶之首也好都是我们这个正法时期特殊的修炼之路，而不是在大法中工作。是修炼中有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关键我们把大法工作当作是修炼还是工作，我个人认为这是基点问题，不是工作是修炼。

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

促成了一切，为什么修炼人要在自己心上下工夫，一念之差有不同的结果，心正念正，正念正行，方为无漏。

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出人，就得学好法，同化法，找到、否定自身的人心、邪恶的思维逻辑、方式，“修内而安外”，是我们的心造成的人类社会的现象。产生了周围的环境，全盘否定旧势力，就得全盘否定自身不正的一切观念、人心，让神的一面复活。

一位企业领导走过的证实大法之路

文/山东大法弟子

我今年51岁，男，1996年有幸得法。我曾是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书记由一把手兼任）。在7.20开始时，由于学法不深，对当时的形势认识不够，认为是大陆有人想捞取政治资本人为的造事。感到环境非常邪恶，来势凶猛。但坚信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修到“无私无我”、“完全为着别人的人”的境界没有错。记的7月19日，有同修约我去北京，说政府要如何，已经有去北京走了的，我还不信，想再看看。因为电视、广播、报纸都在喊信仰自由。刚好这天市里紧急通知召开各单位一把手会议，公司一把手不参加由我代替。开会才知道镇压是真的。公司1500名员工中有十几位大法学员，在4月份就被列在了黑名单上。现在要镇压了，我要尽我所能使这些学员不受到冲击，使这种镇压在公司实行不通。

实际上我们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否则我们一个小小的人又能做什么呢？！市里每次开会公司差不多都是我参加，多时每两周，每次会议内容我都压着不传达。跟一把手只说上边要镇压法轮功。市里派联合工作组进公司找我谈话，我就说炼功前后身体变化受益的情况，其中一名副局长不让我再说，我说说的都是实话。这时，公司也找我说写个书面检查应付一下，炼着好在家炼谁知道？！因为炼功被免职多不值。我说没有错写什么检查，免职、不叫干拉倒。过了几天，又把我叫到市某部门办公室有3位领导找我谈话，我谈了炼功前后受益的情况。其中谈到了他们3位领导中的一位曾经在我的办公室表示准备炼法轮功的，结果为主的一位一听赶紧说，说清楚就行了，市里领导压下来不找你谈不行。

随着时间推移，环境越来越坏，陆续有进京上访，同修被抓，要求单位到派出所领人并严管。我们单位学员被领回后，我就让其回家。公司一把手开生产调度会，先讲如何镇压法轮功，我一看这么邪，就采取罢会、退场，以示抵制。到会的都是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都明白怎么回事，一把手也意识到我的不满并开始谈生产不再谈镇压的事。公司办公室主任又把我请回会场，并私下对我说一把手不务正业，生产调度会与镇压法轮功拉不上。

那段时间学员相互见面比较

个月后我被取保候审接回。在拘留所，一个当时比较邪恶的管教提审，因为我不配合，她问的个人的情况一概不说，她恶狠狠的说，你等着，一会收拾你！就提审其他两个犯人，这期间，我发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恶生命，不容许她迫害我，一会儿，她问我说，我说，我还是不说，她邪恶的劲没了，说：“你不说，我还省事了呢。”那两个犯人也劝我，说了吧，个人的基本情况有什么不能说的？管教说：“你们懂什么，人家法轮功靠悟，悟到什么就做到什么。”并很平静的跟我说：“回去吧，站了这么半天了。”其实一切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

正法修炼中，我体会到一切从法中悟，不把周围发生的事都看作是师父的点化，遇到困难、受到干扰，要排除否定，纯净自己的心，把心摆正，什么都能过去。

01年6月，和我在一起的两个学员被抓并“转化”了，并声称要带着邪恶把她们认识的全抓走，我听到后，首先断开同修和她的联系，然后准备去我们住处和一个资料点，这两个地方她们都知道，一路堵车，车连动都不动，一个小时才开动，我当时没有想别的，只想把大法书和资料取出来，不能落到邪恶手里，师父一定会给我机会和时间的，资料点那儿，我没有钥匙，就用其它的钥匙用正念把它打开了，取出东西后又到我的住处带走所有的大法的书和资料，安全返回，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去前一小时她已经带着两帮人来抓我。

我在外地时，与资料点有联系的一个学员被抓了，并妥协了，我们都不知道他被抓，邪恶利用他和我们联系，一天他约我们三人到公园，警察在旁边看着，我们四人在那谈了好一会儿，邪恶也没敢动手，因为我们没有动心，师父在看着。第二天，我又与他联系，他在刑警中队给我打的电话，我告诉他在哪等着，半小时也没来，我又打电话，这回是警察回的电话，问我是谁，在哪打的电话，我立即放下电话，并没有怕，而是立即返回到刚才我等他的地方，因为我还约了一个学员到那，转了一会儿没有那个学员，我安全回家了。

从这些事我悟到，并不是你做证实法的事，邪恶就能迫害，也不是只是表面怎么注意安全，另外空间你干什么它都知道，关键是把心摆正，要用正念。虽然有邪恶的存在，然而，师父掌握着这一切，师父赋予了我们一切能力，我们能够主宰一切，只是因为我们还有人心，没有把自己当作神。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学法，严格要求自己。其实我们在理上都明白，有些时候也能做到。关键是能不能在一思一念中都作到或能及时发见不正的观念，用正念否定它，坚定在法上，坦然的做到。一个观念，一个担心，一个顾虑，一个认可，一个不稳，构成另外空间层层物质、障碍、麻烦，招来邪恶，物质与精神是一致的，是自己的心

讲法》中讲到：“你们最大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7.20后，集体学法修炼环境被破坏后，大法资料能否及时传递给同修，对于对法理解、坚定程度不同的同修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若能保证大法资料畅通无阻的传递，对稳定学员心态不受外界干扰起的作用很大，对救度众生、讲清真象、改善周边环境、开创修炼环境起的作用很大，对整体提高、跟上正法进程、破除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助师正法有很大作用。明白法理后，认识到这是自己的修炼之路，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决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过失，人为的造成不稳定因素。在传递资料中，突破怕心、突破自我，采取灵活多变的传递方法，既不能片面强调安全而影响同修，也不能强调资料畅通而不注意安全，不掺杂人心，站在法上最安全。

有一次，一些做资料工作的同修被绑架后，由于各方面压力很大，当时有的同修片面强调安全，要化整为零。当时情况下，这么做会影响我们地区的士气和工作进程，尤其是怕心重的同修会走不出来。我们进行了交流，达成共识，度过了难关。后来根据实际情况、学员心性状况，逐步达到化整为零、遍地开花。

对于修炼的人来讲，不能站在常人的基点看问题，若跳不出人的思维观念，用人的思维对待正法及修炼，会感到压力很大，

甚至危险环生。只有真正溶于法中，站在法的基点，按照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的标准指导自己去修炼，放下人心，就无所不能，就会体现出“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正法修炼之路

文/北京大法弟子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

“大法修炼的学员对于宇宙真理的认识是理性与实践的升华”（《再论迷信》）。五年来，在风雨回归的路上，在证实法中，我立足于这两点，扎根于法中，在师父的呵护下，破除了艰难险阻、惊险魔障，走到了今天……

一、魔难中向内找修自己，坚定正念，证实大法

除了学好法，就是向内找，向内找修炼心性，也就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它伴随着我整个修炼过程。

97年刚得法，就是在偷着学，不敢公开，半年的时间都没让单位知道，后来学习了师父发表的《环境》经文和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内心触动很大，意识到自身的执著，开始学会向内找，破除自己的怕心。

在4.25上访时，当警察、便衣对着我们照像、录像时，“怕心”又出现了，不愿被照上，有意无意的在回避，当即我就问自己怕什么，怕上电视被单位发现，这一念一过，我感到很震

惊，与证实法的心是多么的不协调，同时感到怕单位知道的心并没有修下去，向内找的力度不够。针对这种心，我当时就否定它，有意站在前排，带着耳机听着师父讲法，坚定自己，怕心很快消失了。之后我并没有放松自己，按照师父的讲法对照自己，查找自己4.25上访时的动机和心态，发现自己有怕落下、求圆满的心，我及时清除这些执著，不断的净化自己。4.25之后有关报纸连篇刊登“破除迷信”等文章，我预感着要面临一种严峻的考验，修炼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师父在法中早就讲了，按照师父的讲的去，除了多学法，就是修正自己、坚定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放弃修炼，修炼的路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我只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前面就是刀山火海，我都要面对，决不退缩，也不能绕着走。从4.25到7.20三个月的时间我抓的很紧，学法、修心都没有放松，给我以后证实法奠定了基础。

7.20出现时，我比以前坚定了，7月22日去北京上访，第一次遭警察抓捕，在汽车上，在劳改犯农场的礼堂中，我们集体背法、交流心得体会，学员们那种浩然之气震慑着邪恶，平静祥和的心态令世人折服。回来后看到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对大法的诬陷，我对着师父的法像哭了，觉得是我们没做好，没能抑制这场迫害，可我们错在哪呢？那时还不太懂得另外空间的邪恶，我开

始从头找自己，从修炼的动机到重大问题上的一思一念，及时纠正了一些人心、怕心。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对邪恶的造谣，对师父的诽谤，针对自己不稳的心，我一遍遍的问自己，我有没有动摇，怎样才能证实法是正的，怎样才能坚信师父，我能不能坚定的修下去，我开始进行严肃的思考，从修炼的开始，身心的变化，思想境界的升华…

经过冷静思考，找到自己不稳的因素——怕心，它背后隐藏着很多执著，各种保护自己、狡猾的思想，怕失去常人的一切……说实在的，这几年中，我相当一部分精力都用在修去这个“怕心”上，在清除它。身边的同修都为我担心，觉得我全占了，国家公务员、共产党员、将要被提拔的处级干部，甚至有的学员要拿本盗版的《转法轮》，让我应付一下。我告诉他们，我不可能交一本书，这是法，要是那样的话，我还有什么脸再学。

虽然7月22日被抓时我公开亮出了自己的单位、电话、住址，单位并没有找我。为了站出来证实法，7.20后，在单位我开始公开学法，从8月下旬三天两头的去天安门，那里有很多大法弟子，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我想，如果大法弟子都去，在另外空间形成一个正的场，就在销毁着邪恶。

99年11月26日，也就是研究会成员被判刑的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准备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制止这种迫害，未能找到地点，就

已发表的《导航》中的前两篇讲法，心中更加豁亮，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事情在正法中是不被承认的。师父讲：“这怎么能行呢？这本身就是败坏！一个神下来度人，人把神钉在十字架上，人有多大的罪呀，到今天还在偿还。可是那不只是人干的，是更高层次的生命败坏了造成的。这一切他们不敢说他们自己有问题了，因为一切都在变异着、变异得偏离了法才逐渐的变成了这样。历史上没有哪一层生命敢触动它，一切都由纵横交错的、变得非常复杂的因素左右着。这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得去掉，通通都得去掉！”谁也不配在正法中安排什么，强加于法什么，洗脑班、判刑都是它们安排的，所以决不能去，必须首先从自己思想深处扭转过来。否定了它的安排，师父就在看护着我，为我挡着，周围的学员都抓了，一天我从家出去半小时后，邪恶就派人到家抓我，扑了空。后来，我在《转法轮》第六讲“心一定要正”中，看到师父已经把邪恶办洗脑班的内容以及如何否定破除都写在里边了。所以只要静心学好法，什么都会明白，什么都会做好。

从许多学员的表现中，在实践中我悟到：不管长期被关押的、邪悟转化的、跌倒的、走不出来的，就包括我们的失误、犯的错误，都是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认可的因素，是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要明确分清

我们是正法修炼，不是以前的个人修炼，大法弟子的责任很大。“你们要清楚，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从人中走出来，是从被这个旧的宇宙，无尽、数不清的无量众生所构成的各种因素束缚的旧穹体中走出来，从穹体的成、住、坏、灭的最后的最后的环境中脱胎出来。谁能走出来？摆脱那一切，真正能够走入未来，那确实是很难。”（《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在做好三件事中，我们就是在清除自身尚存的旧宇宙的败坏观念、思维方式，祛除那种一证实法，一讲真象就想到受迫害、被动的承受、苦修、回避矛盾，喜欢“静修”、各自为政不愿与同修配合、自己修好就行了，不愿帮助别人、对同修的被迫害麻木、冷漠，要想说别人，自己首先得作好等这些个人修炼的成分和旧宇宙的败坏之理。

在2002年我被邪恶绑架，由于绝食被送公安医院，邪恶给绝食的大法弟子一天灌食7次，管子长期插着，我正念抵制不让他们插进去，同时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大夫、护士每天查房，管理人员、警察天天看着，我想不能再让他们给我插，让他们看不见，想不起来给我插，这样半个多月时间，他们也没发现、想起来，到我走的那天才发现，认为是我拔的，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插。我坚持不戴手铐脚镣，不消极承受，正念清除办案单位所有人员背后的一切邪恶，不容许给我判刑，必须无条件释放我。一

到局长，从党小组到党委，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我就层层给他们讲真象。告诉他们大法是什么，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违背《宪法》，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责任与权利，我是一个好公民，上访是对国家、政府负责。他们劝我“别吃那么大的亏，好就在家自己炼”，我说：这就是修炼人与你们的区别，我们修的是“真、善、忍”，要说真话，遇事先考虑别人，我从大法得到了好处，师父给了我一切，现在大法受蒙难，我师父遭诽谤，作为他的弟子，理当站出来说公道话，维护大法。古人还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通过讲真象，他们明白了许多，从内心佩服大法弟子，自愧不如。我可以在单位公开学法讲真象，用他们的话说：谁也别劝她了，你劝不了她，还把你说得要炼了，谁也说过她。这是法赋予我的智慧和力量。

在讲真象，证实法的工作中，我认识到不是人在做，不是用人的思维想出的办法，是大法弟子同化法后，是法的一种展现。“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话》）一个生命，大法修炼者，只有同化于法，扎根于法中，在魔难中才能金刚不动，正念正行，才能证实了法。

我认识两个同修，很重视学法，其中一个98年就悟到99年这

场风波，98年抓紧学法，休息日一天十几个小时学法，7.20后他金刚不动，他家经常有学员去，出出进进的，我们经常到他家开交流会，从未出现问题，一次三十多名警察到单位去抓他，他在楼上泰然处之，警察光在楼下吵着要抓他，却谁也不敢上楼，最后撤走了。另一位也是，有一次，外地两名同修去他家，警察闻风而去，去了十四辆警车、四十多名警察也带不走他。他们的学法状态对我们当地影响很大，我们注重在法上的交流，心性的提高，那时虽然师父不讲话，我们坚持以法为师，发生的事法中都讲了，做事不盲从，不外求，我们这儿就没有传过假经文，那些靠梦点化、集体去北京、轰轰烈烈搞点什么的在我们这就没有市场。我们也从没认为监狱、劳教所、拘留所是什么修炼的场所、庙一类的地方，明确指出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后来我在外地，负责做资料的所有同修都重视学法，两年的时间资料点也没出现问题。

2、学好法，同化法，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2000年底，邪恶在我们地区开始办洗脑班，半年时间“转化”了几百人，它们很邪恶，分期进行“转化”，每期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转化”后留下来做下一批的“工作”，当时我还在家，随着一批批的“转化”，我的心很沉重，明确知道不应该去洗脑班，但又不知道怎样做。那只有多学法，反复学习当时师父

又去了天安门，被抓后接回当地公安局，第一次面对警察的“审讯”，我心里很坦然，由于同行的学员对“真”的偏激理解，说出了是我打的电话，是从我家一起去的天安门，公安局长看到我文化层次比他们高，又是党员，就说我是第二梯队的，是组织者，当时就定为刑事拘留，准备劳教，当时我区只有一人劳教。

亲人、单位领导都去了公安局，折腾了几个小时后，听说区委书记被叫到市里教训了一顿，我们系统也层层挨了上级的批评，他们要我写保证，立即就可放我回家，我根本就不会写保证。回到牢房，我首先过滤一下自己今天的言行，哪不在法上，为什么是这个结果，那么多学员去证实法，为什么就我是刑事拘留，我发现一是去证实法前，自己有好多假设，无意中的承认，加重了魔难；二是有依赖常人之心，自己的工作令人羡慕的，好多人都求我办事，在社会上认识很多人，公安局也有认识的，潜意识觉得不可能被拘留，其结果正好相反，你指望着这些人，他们就来魔你，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在提审我，打我、骂我的、给我跪着的，由于学法少，我受到严重干扰，我尽量多背法，调整自己的心态，虽然我对法认识得还不足，还有很多意识不到的人心，但凭着对法的坚定，我想写保证就是死路一条、是无期徒刑；判劳教我也不愿意，师父不会给我安排这条路吧，我不怕劳教苦，我怕学不了法，那样我就

毁了。

痛苦中我深刻的认识到，邪恶完全是针对我的心来的，这不是常人中的事情，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要想破除它，就得把自己心归正在法上，不能有人的观念。后来把心放下了，10天后放我回家，我当时认为做得还可以，没写保证。通过两周的学法，我又一次震惊，发现很多地方配合了邪恶，尽管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如：在审讯记录、传票上签字；按手印，照像等，当读到《转法轮》中的“咱们不是讲物质不灭吗？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象和信息。在另外空间里，它是不灭的，永远会存在那里，有功能的人一看到过去存在的景象，就知道了。”我的心在绞痛，在另外的空间众神看到我做的是什，师父看到我做的是什，这是证实法吗？我痛下决心要加倍弥补。

于是，2000年3月两会期间，我向“中办国办、人大信访办”写了两封署名公开信；到本区公安局信访办上访；4月份悟到应采取各种方式抵制邪恶迫害，独自到区政府大广场炼功，很多学员也想出来炼功，大家切磋采取普遍开花，在各个公开场所炼，打破以往集中一个地点炼，邪恶容易迫害，大批学员被抓进去，不能在外面证实法。这样我们坚持了两个月左右，我在炼到第12天时被警察抓走，这一次除

了洪法，我什么也不说，也不配合，警察也没办法，其他学员也不配合，送到拘留所也不收，只好把我们送回来。我们整体做得好，破除了邪恶的安排。而后我及时发现并清除了自己的欢喜心和浮躁心以及想停下来休息的求安逸之心。

2000年5月我又到中办国办上访，将自己的心愿写在上访表上，向政府讲真象，当地公安把我“接进”拘留所，我还是全不配合，他们赌气又给我弄了一个大票一刑事拘留，说至少呆一个月，我想，一切由师父安排，第5天就出来了。

在师父发表新经文后的几个月里，开始忙于建立资料点，印发资料讲真象，同时与没有走出来的学员交流，帮助他们走出来。2000年10月，大家悟到还应到北京证实法，我发现自己有了障碍，当时的情况是：一批学员被抓进去劳教了，有的还转化了，转化的学员中有的以前表现是很坚定的，邪恶还扬言，第三次再进拘留所就劳教，很多学员都被障碍住了，再进京证实法真是步履艰难，有的人还讲，与其承受不住转化了，还不如保持现状，讲真象就行了。我们不动，怎么破除邪恶？迫害还没有结束，就停止了脚步，以讲真象为名也是掩盖自己怕心的借口，不是说必须得还去北京，值得重视的是自己的心。

我停止了自己手头的工作，静心找自己的原因，发现由于忙于事中，忽视了学法和心性的修

炼，我怎么能象常人一样去做事，而忘记了根本呢？整天忙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迈不动证实法的脚步，是自己把证实大法的工作与修炼心性隔开了，“不是工作是修炼”，我第一次尝到做事心的危害，要想破除，只有在法上提高。我静心学法，看明慧资料，与外地弟子交流，在此基础上，面对自己的常人之心，我看到学员普遍存在着“吃老本”的心，自己也有，之所以前一段没有精进的本身就是“吃老本”，用常人之心在对待证实法，从根本上还不能放下人，怕承受不住，怕吃苦，最主要的是对法的不坚定，对师父的不信，我意识到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没有退路，更不能停滞，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种“吃老本”只能是“停于半天难得度”，我必须走下去，听师父的话，不管前面发生了什么，任由师父安排，我不想结果，我只想我应该怎样做才是师父希望的。我并没有急于去北京，经过20天的学法，修正自己，破除了层层观念和邪魔的干扰，走出了人的思维，当决定第二天去天安门金水桥打横幅时，终于能向全世界及全宇宙的众生发出自己久远的心愿：法轮大法好！我由衷的高兴！一身轻松。

2000年11月20日我与同修踏上了征程，心情愉悦，象过节一样，我揣着两个横幅，上午11点准时打出第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不多时被警察夺去，并拽着我，我想不管拽到哪儿，我

都要把第二个横幅打出去，就这一念，拽我的警察不见了，我看到同修都被带到警车，我站在金水桥上打出“真、善、忍”的横幅，并想不能让他们马上夺走，我要争取更长时间，就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那真是神的状态，没有人的思维，无视于警察的存在，后来刑警把我扑倒在地，用胳膊夹着我的脖子走，不知什么时候，刑警松开了手，我走出了人群，没有人跟着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哭了，感到师父无时不呵护着弟子，只要我们坚信大法，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说的去做，谁也动不了我们。

二、扎根于法中，正念正行，走出人，成就神

在回归的路上，我们最多的失误、最大的教训、犯的大错小错、摔的跟头、造成的损失，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学好法，“在正法中，我看大家做得很好的时候，都是因为大家能够在法上认识法；做得稍微差一点的时候，我看那就是因为不重视学法，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弟子，无论你在任何一种形势下，任何一种情况，你都得学法，都不能忽视自己的同化与提高，都不能忘了学法。”（《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话》）

1、学好法、同化法，才能证实法

99年底，我从拘留所出来，常人把我包围了，亲人、同事、同学、单位领导全来了，由于那时不重视学法，很多执著心一时放不下，受到严重干扰，处于被

动，对家人的亲情、对同事同学的情面，严重的阻碍我向他们讲清真象，更谈不上证实法。与同修交流知道是学法不够，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魔难中、在教训中，我渐渐的认识到了学法的重要，心中有了法，师父全告诉我们怎么做了。比如：对于情和各种执著心的舍去，并不是人为的生磨，在表面上人的行为上生扳着自己，法能破一切执著。“当你在这边明白了法理时，而在另外空间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在微观粒子构成的身体那部分变化起来那是相当激烈的，而且，在那一层法理中是豁然间明白一切的。”

（《在澳大利亚法会上讲话》）我们的境界达到那一层，我们就能够破除那一层的谜、旧势力安排。在学法当中，我们不断的明白了法理，也在不断的破除自己旧有观念，洗净旧宇宙的因素，你决不会再抱着比你悟的低的理，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不好的就会扔掉，你抱着不放手是因为你认为它好，它迷住了你，让你看不到更高的理，你只有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突破原来的认识，才能不断得到升华，所以修炼人永远不能离开法。

由于重视了学法，使自己愈加理智、清醒，遇事能冷静、有主见，学会用法去衡量，不至于观望别人，崇拜别人，效仿别人，心里有了底气。这样，我开始主动与单位领导、同事、亲朋好友讲真象，单位在开除我党籍之前，做了细致的安排，从科室